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七

候官　林喬蔭　學

明堂

明堂之制自漢以來爲之圖爲之說者多矣惜皆未得其要領故紛然莫定而方術之士亦遂得以其荒遠不經者立言焉嘗徧考經傳而知此爲周公特剏之典前無所因後無所襲而會同列辟以明諸侯之尊卑亦即宗祀文王以教諸侯之孝固一舉而數善備者也葢周公相成王七年之中營東都制官禮二者皆太平之極軌而東都之所由建則以周制諸侯之於天子自侯服歲一見王衞服五

歲一見皆分年而來至六歲要服當見之年而五服又相率盡來卽大宗伯所云殷見曰同者但此五服道里之遠近不齊則設爲東西南北適中之處使之可應時而畢集此東都所由建也然覲禮諸侯之覲天子其受摯受享皆在於廟而七廟並在京師若東都又別立廟則非嚴祀之意因特建明堂以受之且周之始封者爲后稷周之王業所自始也而文王三分有二天命維新又王業之所由成此前古所未有者今西京既以后稷配天於圜邱而文王但享於廟則無以隆功德若與后稷並配又不可以有二祖於是卽特祀於東都之明堂以配上帝則受朝於此既

不嫌其虛而無主亦有以别於西京之祖廟而文王之功德并得以隆其美報焉所謂一舉而數善備者也然何以知明堂之必在東都案逸周書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詩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是二者固明著明堂之在洛邑而書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惟明堂乃有太室若七廟則一廟一室不爲五室之制安有太室之名孝經又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亦惟其爲六歲殷同之所故得四海皆來若常年西京之朝一歲但有一服二服來者亦不得六服並至也至於十

有二歲王巡守而至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宗伯所謂時見曰會者方岳之下亦各有明堂焉故齊宣王問孟子以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其遺跡漢時尚存是以郊祀志言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以此推之知四岳皆建有之以爲時會之所矣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崔靈恩曰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而諸儒多非之以爲祖宗者不毀之名

非謂配於明堂明堂只祀文王不得有武王在內然細考之則誤由祭法非鄭氏也葢西京之立七廟惟太祖不遷其餘親盡迭毀文王既特祀明堂爲百世不遷之宗而武王身有天下其功德亦不可從祧毀之例故周公建明堂於東都以宗祀文王亦並立武王之廟何以明之尚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東都固並祀文武矣逸書作雒篇亦有宗宮考宮之文宗宮以宗祀文王得名考宮卽武王之廟據成王而言故以武王爲考而詩之湛露爲諸

侯朝於東都天子享之而作其卒章曰在宗載考言旣在宗宮又在考宮也特周公之建明堂本意爲嚴父配天而起故孝經不及武王而洛誥篇中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旣以文武並言末則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專重文王之意也且左傳襄王賜齊桓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史記亦載顯王賜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東遷以洛爲都大抵七廟之制不能復如西京之舊故卽以明堂爲太廟而所祀止於文武不然則禮統於所尊太祖爲正文武但爲昭穆致胙不得專以文武爲辭而祭法之言亦記禮者因東周之止祀文武故遂以爲祖文王而宗武

王耳實則周之盛時固祖后稷而宗文王也

明堂爲周公所特刱前無所因而考工乃述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以明周明堂之制所由昉何也蓋世室重屋者夏殷之廟制非夏殷之明堂後儒乃云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三者異名同實則殊不然考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孝經緯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緯書固不足信然以左氏昭七年傳所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者詳之是二圉在親廟之外本不得祀武王加厚而仍

祀之爲七廟以事七世實周家之新法是以漢臣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制靡有過五則自唐虞以下蓋皆以五世爲極故呂覽在焚書之前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蓋德之誤文而考工言夏后氏世室制爲五室世室者世祀之室卽廟也室以五者卽所祀之五世也殷之廟異於夏者惟易爲重屋耳其室之五亦不異也然則周之明堂所爲五室重屋之制直因乎夏殷之宗廟非夏殷先有明堂而周人踵之也夏殷且不必有明堂而素問之序乃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漢人公玉帶又上黃帝明堂之圖名曰昆侖方術之言假託附會曾何足據而諸儒亦遂謂明堂自黃帝以來有之撰爲合宮衢室總章陽館諸名何其惑於諸子之邪說而不知以經爲斷歟

鄭康成注考工知世室是夏之宗廟此爲有識而以殷之重屋爲王宮大寢則非夫經所云殷人重屋者承夏后氏世室而言以殷之廟異於夏者有重屋之制重屋卽明堂位所謂複廟下四阿重屋句正釋其制之所由成則殷人重屋云者目其制非目其名也鄭氏誤解遂謂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申之曰夏舉

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言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於是諸儒交口詆之以爲宗廟之制見於禮路寢之制見於書皆爲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序東西堂而已並無五室與四面之堂是廟寢制同而與明堂絕異今案注疏之失在以殷之重屋爲王寢若謂太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固有之逸周書言乃作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云云明五者之規模無異特此是東都特剏之制故僅見於作洛之篇與西京之廟寢絕不相似注疏不察

漫謂廟寢皆是如此而於尚書毛詩儀禮之文多不能通則又曲爲之解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路寢不如明堂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在鎬京而斯干云西南其戶則西都宮室如明堂王風又言右招我由房者是平王微弱後不能如周公之制審如其說則周家宮室備天子制度者僅一見於宣王之世而康昭以前東遷以後皆如諸侯此其支離乖謬不辨可知而諸儒之所以辨之者又皆據西京之廟寢與明堂迥不相同而未解乎東都之廟寢固與明堂無異兩地之制造各殊鄭氏援東以概西固

爲失之諸儒執西以辨東亦無當也
鄭氏注考工五室最謬者兩端一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夫旣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乃舍其正位而宅於四隅方向偏側名實乖舛此固無待通儒共知其惑矣一則云堂上爲五室是合堂室之基總名曰堂而室在堂之上魏之李謐著論疑之以爲置五室於斯堂必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

尺而已卽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南北則狹焉而東西十筵則室外之戶爲丈三尺五寸矣此以東西及中三室各居二筵計之兩頭所餘共三筵一頭故丈三尺五寸也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此以南北兩頭所餘亦如東西兩頭之例計之於七筵中去三筵之地則以四筵之地爲南北中三室每室只得有丈二尺也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倘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此以每室四戶兩窗言之四戶爲一丈二尺兩窗爲四尺以廣一丈八尺之室戶與窗共占地一丈六尺故禮記明云窗戶之間裁盈一尺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

堂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設斧於戶牖之間又鄭
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
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且若
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
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因此此斷謂考工之記得於
五室而謬於堂室修廣之數不知堂上置室之說秖出鄭
氏之注記文並未及此則以此斥鄭氏之謬爲得其情而
以此誣記之謬記不任受也記之堂宇對室而言堂之內
爲室室之外爲堂東西九筵言堂之廣南北七筵言堂之
修室戶之外所餘之地如此安在其僅四尺與夫丈三尺

五寸哉室有四戸八牖分置於室之四壁一壁只有一戸
二牖卽以戸四尺牖二尺爲算占地八尺尙餘一丈之地
設斧扆於其間固自可容但所謂設扆在戸牖間以寢廟
常制言之室之向堂只一戸一牖而戸東牖西故其中間
爲設扆之所今明堂室壁旣一戸二牖而牖夾於戸則戸
中而牖居左右此設扆處當與戸直位向始正若泥於戸
牖之間則反偏矣然則李氏之論雖自許據理尋義以求
其眞推義繚圖以折厥衷而猶惑於鄭注之誤不能是正
也至李氏又疑虞夏尙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
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

宮之崇周監郁郁之美秦氏通考亦謂如鄭賈說則世室之堂修八十四尺廣一百五尺重屋修五十六尺廣當七十二尺明堂修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三代制度由質而文何夏后之寬而殷周之狹鄭賈亦知不得通故注云令堂修十四步疏云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然記方細逃營造固不應爲此假設之詞卽謂用步無正文然室之三四步四三尺記固明著其數據鄭注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央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是四室方一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中央室方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愚謂記渾言五室當是五者之

脩廣如一未必中央特大於四旁意所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通釋五室修廣之數言其修三步四尺廣四步三尺也則五室之修皆二丈二尺廣皆二丈七尺視周之室並爲寬大室既如此堂亦宜然若謂三四步四三尺之文別有所解而周之室二筵只一丈八尺夏制苟爲再狹豈足以安神靈行典禮乎蓋周之堂室所以狹於夏者以世室重屋皆是宗廟周之廟在西京者自必加大於夏殷惟明堂別刱於東都非爲正廟故因其規模而不妨小之且夏之廟大於殷正孔子所云卑宮室而致孝鬼神之實世室非夏之寢安得謂非卑宮之意乎若明堂位言天子廟飾有山節藻梲之文逸周書述明堂備著山廧示闕諸制正是周監郁郁之美者復何

疑而謂記者之謬哉
古來論明堂者雖衆而大旨不越兩途言五室者據周禮
考工之記鄭康成之徒是也言九室者據大戴盛德之篇
蔡伯喈之徒是也各是所習更相非毀而不知二者之義
本相通而交亦互備所少異者惟考工言堂崇一筵大戴
言堂高三尺而已嘗試以營造之法論之一室居中外之
四室分居南北東西之正則必有其四隅既有四正四隅
則名爲五而實含九數矣且五室既以象乎五行而五行
之氣隨時流轉未有長居其所而不動者不動則不得謂
之行也是以土居中央木東火南金西水北爲五行之定

位而水木用事交於東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金用事交於西南其錯行以成歲功者有其體必有其用則以天道自然相生之序言之旣立四正以著其體復立四維以神其用而九室十二堂之因乎五室亦自然之理也考工舉其要大戴述其詳初非相背祇因大戴之書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傳聞之詞非同目見故其文首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後之論者遂謂其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所記不足取信不知其語皆有所本非無稽也葢明堂之建在西周之初而作

記之人在東周之末相去久遠即謂之古禮記四十六篇中述周初事多稱古者非必皆指夏商及黃帝以來也明堂以宗祀文王故得目爲文王之廟而逸書作雒以路寢並列五宮故又指爲天子之路寢此正其得諸傳聞有所由來者（其言堂高三尺異於考工亦正是傳聞所得之偶誤）然即不齊不居其屋一詁釋之而明堂之所在與明堂之制王居明堂之禮無不可識矣何則明堂者五室中之向南一堂爾五宮異位五室異名而統之曰明堂取向明而治之義也且其中雖四門並闢而記稱負斧扆而立者南向則其義可知使必按月依其方位以朝羣臣則一歲中惟夏月得正其南面之

位若當冬月臣反南面君反北面矣是以月令所云居青陽等位先儒亦謂天子朝諸侯出教令之時居之非常居於此竟月而徙蔡亦知其義有所不安也惟大戴直言不齊不居其屋則以五時迎氣享帝及覲朔朝廟皆須致齊當齊之時揔月居之聽政視朝則仍在南面玉藻所謂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且非所常居故大戴又言在近郊近郊者三十里之內以常居則自在王城之中不於郊也若其制度則考工云四阿重屋大戴兩言上圓下方文承以茅蓋屋之下是指屋之簷霤而言葢為兩層之簷望之若樓而實非樓其圓葢當中而在上層中央太室之屋也方

蓋在圓蓋之下層分垂四注內接圓楣外依四棟以斜指四角太室之外八室十二堂之屋也重屋所以有圓方四阿所以爲四注而逸書之言明堂五宮亦云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孔晁注重亢累棟重郎重屋累棟亦即所以爲四阿及圓方相轉之法也但天子廟寢恒制皆爲殿屋四面垂霤故皆有四阿而此獨更有重屋者以殿屋雖曰粜深而後室前堂單而不複明堂則中爲太室前明堂而後元堂左青陽而右總章皆有室有堂並稱太廟記所謂複廟者也既爲複廟若非重簷則四面外環之堂室固可藉戶牖而納中庭之天光而中央太室未免幽晦乘明堂

命名之義故爲之重簷於四面簷霤之中特高起一層於中央以下覆乎太室取其闓達以受天光是卽蔡邕所謂通天屋而後世之所謂樓觀者圜以象天而通五氣其制則逸書所說有常累復格之文累之爲言重復之爲言複蓋卽指此上層之圜蓋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謂重屋之高丈有六尺也複格者孔晁注云累之欂說文欂欂閒子也蓋積木爲之下屬棟而上承簷班固西都賦所謂井幹張衡西京賦所謂藻井卽此交木如欄中空如井而重疊爲一常之高其閒有格格之空處卽天光所從入也重簷之下則四正及中是爲五室其四隅之室月令謂之个以其

隨四阿以斜向四角象形如个之字故以爲名實則制與四正之室同故大戴統稱之爲九室个既斜指四阿則東之南即南之東爲青陽右个者亦即爲明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者亦即爲青陽左个矣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者亦即爲元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者亦即爲總章左个矣是以月令所稱有八个而實止四隅之四室然古者廟寢恆制皆後爲室而前爲堂今既有太室自必有太室之堂而自漢至今言明堂制度者皆不及此何哉大都皆以太室居中四面豁達無所爲前後之隔故不得分爲堂室不知廟寢以前後分

堂室明堂即以內外當前後正不必同太室既居正中則太室之外四周之地上承方蓋者即是太室之堂而四周之八室則又環接於太室之堂前四正室正向其外為四正之堂四个室斜向而其外亦即為四个之堂并太室之堂四面各一統為十二故考工只云五室而大戴直云九室十二堂語有詳畧制非互異猶之戶牖之數考工只據一室而言故曰四旁兩夾窻大戴統言九室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又曰室四戶戶二牖語不厭其詳也至其丈尺之數則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此以正南一面之堂言之餘

三面及四隅之堂皆同可知也又云五室凡室二筵既言五又言凡是五室及四隅之室皆同亦可知也乃自漢以來說明堂者於此益滋瞀惑其意皆以明堂制同宗廟二筵之室僅一丈八尺無以為陳設行禮之地堂復東西寬而南北淺褊而不方義無所取且拘於廟寢之制堂與室同廣而此之堂獨廣於室四倍有餘無以稱營構之法故率依違遷就而不能明其所以然不知明堂享帝之時諸室之戶牖洞開本與廟室之幽陰迥異且其禮名禋祀義尚升烟亦與享廟不同其詳雖不可考大抵畧次於郊天而尚書止見王入太室祼之文度其室事亦不如享廟之

繁況茅蓋土焚亦猶祀天陶匏素車之簡質卽二筵之堂何嫌於狹陋至堂之尺度考工明是只據正南一面若以言青陽總章之堂則南北當易爲東西東西當易爲南北記者固以爲舉其一面三面可以意推是以言東西以明其廣東西者兩楹之間相距之地也言南北以明其深南北者自室前置戸牖處盡於堂之外廉也夫營造之法先度地基地基必正方乃以分布九室必無東西偏長南北獨淺之理今乃南北視東西不足二筵者則以此二筵之地卽室之所占也以正方之基置室於其北頭縱橫皆占二筵則自堂而視必成褊形蓋兩楹相望中無所占故東

西計有九筵而自堂之外廉度至室前置戶牖處只有七筵而益以室所占之二筵則亦九筵乃得其正方之基也然記於室之二筵既云凡室而此何不曰堂廣九筵修七筵者則又以四正之堂室規制易明而太室居中堂有四面則就其四面之堂度之九筵之廣固得齊同而律以七筵之深則前後兩堂共十四筵益以室之二筵為十六筵深且倍廣無以合正方之基則所謂七筵之深當兩分之每面之堂各為三筵半而自正南一面視之雖以七筵各分其半而以堂計之實亦南北七筵故不得渾以修廣為詞而必析之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也且地基既必正方

四正之堂與室固各得九筵之地若四隅之堂則皆依四
阿以斜指四角其自室前戸牖度至於角必更深於四正
之堂而亦以七筵爲堂之深者以此四隅之堂廉亦是平
面不爲銳角其平面之外四角各有餘地蓋卽所謂反坫
矣嘗考爾雅垝謂之坫注云在堂隅坫堉也疏云坫者堂
角也一名垝堉則端也言坫是堂角端也鄭氏注士冠禮
亦云坫在堂角賈公彥士喪禮疏云凡設物於東西堂下
者皆南與坫齊是坫在堂隅明矣內則言庋飲食之物大
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故士冠士喪並見寢之有坫而大射
儀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又云以笥退奠

於坫上又云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明其爲奠物之具先儒謂以士爲之者是也在於堂隅故堂隅之地或卽謂之坫矣但宮室恒制大夫士夏屋爲南北兩下之廡惟有南向一堂則禮之所謂西坫者在堂之西隅東坫者在堂之東隅耳天子諸侯殿屋四廡垂霤雖廟寢亦只南面一堂而霤旣四注則四面皆得爲坫故明堂位言天子之廟飾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之文論語亦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而逸周書述明堂五宮之制則直云咸有四阿反坫以反坫屬四阿言之知其卽在四棟所指斜角之地而天子諸侯之廟寢爲殿屋者皆有四阿則皆有

反坫矣惟是坫之形製諸經無明文注疏亦未之及獨聶
崇義禮圖謂卽燕射之豐然旣據鄭注豐是斵木所成此
坫字从土其非一物顯然竊意坫旣是以土爲之在於堂
隅或者卽又謂堂隅爲坫必其范土燒墼如塼之類而肖
乎堂隅之形據爾雅別稱爲垝垝者毁也謂其毁方而成
盝堂之制方而堂隅不方也如此則夏屋之堂一面只東
西兩隅爲兩坫其坫如其堂隅盝爲楕長之式兩平面寬
兩平面狹其置之在堂之南面東西頭盡處平面一向內
一向外而與堂之廉平殿屋四面面各兩隅隅各二坫凡
八坫而分置四隅隨四阿所指其坫盝爲三角之形置於

各面兩頭盡處每坫之銳角皆向內平面與堂之廉平二坫相輳共居一隅則平面向內銳角向外而臨四阿斜指矣其謂之反坫者以夏屋之坫合二而成方此必合四而後成方然反之而兩平面相輳兩銳角相背則亦合二而成方毀其方以成坫故坫亦名垝兩坫相背而成方故四阿之坫謂之反坫也其曰反坫出尊者以大夫士之祭祀燕飲其置尊之所雖在堂上不越房戶之間與夫楹間天子諸侯禮殊卽置尊於此坫上尊在堂之外廉爲出於外先儒皆謂尊於兩楹間坫在尊南所以反爵此經亦無所據然旣坫在尊南則亦不出兩楹之內遂不得不以反坫之坫與儀禮爾雅所云在堂角者判爲兩物矣其又曰崇坫康圭者則以朝會之

時受賓所摯之圭贄於高坫之上以爲安也然天子之廟
飾爲祟坫則上下之差坫之祟卑葢亦有尺寸焉自先儒
所釋反坫之坫不與堂隅之坫同而孔晁之注逸書又以
爲外向室坫之制益不可曉知反坫屬於四阿則其在明
堂卽爲四隅之堂深七筵之外所餘四角之地於此角上
各置三角形之坫二其平面與四隅之堂廉平則自四隅
之堂廉度至室前置戶牖處仍是七筵進而度至室後置
戶牖處亦爲九筵與四正面之深廣無異也夫四正四隅
堂室之基每各深廣九筵中央太室之堂及室亦統占九
筵之地是正方之屋基自南至北爲二十七筵自東至西

亦二十七筵縱橫計之皆二十四丈三尺而屋既四向則堂下四向亦皆有庭屋居中而庭分四面猶之太室之室居中而堂分四面也先儒釋宮室恒制皆云庭三其堂深然明堂四向如一地必正方則亦不得以廟寢律之葢亦三其九筵爲二十七筵如堂室之基之修廣屋既居中庭分前後則亦如太室之堂制以二十七筵地前後各分其半一面之庭爲十三筵半合而觀之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皆有一屋二庭計其所占之地縱橫皆五十四筵爲四十八丈六尺而大戴乃云其宮方三百步古法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三百步者一里之地縱橫各有一百

八十丈以筵計之爲二百筵果何取而虛占如此之大哉蓋明堂者據其外之統名耳而中實有五宮逸書所謂太廟宗宮考宮路寢與明堂而五其規制盡同而統系之於明堂猶太室青陽總章元堂異名亦總謂之明堂而已則三百步之地乃并五宮所有言之其法取三百步地四周以墻每面正中之處各開一門是曰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取其向東西南北之正其寬廣則考工云應門二徹三个注云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墻內正南一宮曰明堂四向開門其門即以南北東西名之寬廣蓋與應門不異正北一宮曰路寢亦四向開門其門曰路門

以路寢得名其寬廣則考工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也正中一宮曰太廟中之左一宮曰考宮中之右一宮曰宗宮亦皆四向開門其門俱曰廟門以考宮爲武王廟宗宮爲文王廟也其寬廣則考工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孔穎達乃謂明堂更無重門誤矣自應門至南門之路爲門之庭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逸書於此曰堤唐言於中築堤爲高所以爲堤者瓴甋詩所謂中唐有甓也外周之墻逸書謂之山墻言其高如山孔晁注乃云畫

山雲據家語孔子觀於明堂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則雖有畫而不爲山雲葢孔子所觀者明堂一宮之四門墉非外周應門之墻也明堂固有應門路門而其與西京之王宮異者應門之外無臯門考王宮臯門魯之庫門擬之葢府庫之所在今明堂只有應門無臯門則府庫當亦卽在應門之內又魯以雉門擬周之應門而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觀卽闕也卽象魏亦曰觀臺謂於門之兩旁築土爲臺禮器謂之臺門魯之兩觀在雉門則西京王宮之觀臺亦在應門可知逸書云應門庫臺元閫者言明堂五宮之制其應門有庫有臺而門限以黑石也

應門之有臺與西京同應門之有庫則與西京與故並著之孔晁注乃以爲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不惟諸經之言明堂未見庫門卽西京王宮亦無庫門也詳別宮室由應門而內自南之北歷明堂太廟路寢凡三宮宮之屋及庭各五十四筵凡一百六十二筵之地自東之西歷考宮太廟宗宮亦然總一百四十五丈八尺而自門以內所謂門庭及兩宮相交之間所占之處卽以一百六十二筵之外所餘三十八筵之地爲之是以統計爲方三百步所云其宮非指一宮乃指應門之內合五宮爲一宮言之也夫太廟以祀五帝宗宮以祀文王考宮以祀武主路寢以居明堂以

朝用各有當其居也則依月令之次孟月左个仲月太廟季月右个而此仲月所居祇是路寢之四正室亦得稱爲太廟者以天子之居於是皆因致齊以交神必清淨嚴肅以爲對越故卽寢而亦稱廟與常居之寢殊所謂不齊不居其屋也先儒不察以爲卽大饗之所與中宮之太廟混而爲一則彼以祀五帝人神豈得以並居乎然齊因祭爲之而每月皆有者以每月之朔必行朝廟之禮謂之告朔廟卽中宮太廟與宗宮考宮也朔日各就其時之帝與文武之廟致祭焉而告以所宜行之政令所以明敬天尊祖之義故先期而齊旣告而頒政於下謂之聽朔亦曰視朔此

不於廟而於明堂故玉藻云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南門宮正南之門左扉即南門之左扉蓋先期齊於路寢及朔則由路寢之太廟宗宮考宮致祭告以時政乃出至明堂之南門外聽政卒事仍歸王城中常居之寢先儒謂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亦非此爲東都王居明堂之禮若在西京則爲月祭矣其朝諸侯也亦先期齊於路寢及期告於太廟宗宮考宮而後出於明堂負斧扆南向而立其位則明堂位所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以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者是也然此是大朝覲之禮大宗伯謂之以賓禮親邦國若每

月之聽朔亦朝羣臣是爲常朝常朝則其位在門外王有
特揖旅揖之儀故大戴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待
朝指大朝覲謂以賓禮待之南宮指明堂謂其在五宮中
正南也揖朝謂常朝禮有特揖旅揖出其南門卽玉藻所
言聽朔在南門之外也若夫覲學養老亦禮典之鉅者王
在東都豈無其所據大戴所述有云明堂外水曰辟廱而
其政穆篇又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以所言明堂外水推
之其地蓋在應門之外不於此三百步中故謂之外於中
壅水旋邱起屋其上以倣西京之中學而東都六歲一至
非所常居則所謂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固不必從卽亦

不必盡如西京之立四學則亦於應門外之東立東序一區以爲東都學士肄業之所而天子即於是養老焉謂之大學以其與明堂相邇故大戴均系之以明堂然而不屬於五宮之中故諸經言明堂者皆不之及而先儒乃必力辨謂辟廱明堂絕不相涉則王居明堂之時視學養老果何所取是則大戴之言初非無據正足以補考工之所未備無庸各狃所見以相詆者顧自鄭康成之注誤謂於堂上置五室復誤以金木水火分置四維不居四正致魏李謐疑辨有五不然之論然謐與同時賈思伯封軌袁翻及隋世之牛宏宇文愷等所議皆主考工五室之說而以大

戴之九室十二堂爲非然丈尺之度既不能悉惕考工而於施用亦不能通諸月令唐高宗宋徽宗之世兩經創造又皆師心自用堂室廣狹絕與經違即李泰伯唐仲友輩各自考求立論而丈尺之增損戶牖之多寡並屬意爲名曰依經實穿鑿附會乖舛者多朱子則但云嘗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又云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而於堂室戶牖諸制皆未及言近秦氏五禮通考始詳陳之以爲推衍朱子之旨然太室何以無堂左右个何以室只一而堂有二堂何以東西廣而南北淺此等均未能明析其由則亦未見其確有可憑也況所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尤

不可解據其言室外與堂通者十二戶二十四牖室外與室通者亦十二戶二十四牖則只有二十四戶四十八牖而已因强爲之說謂分每室各數之則一室有四戶八牖爲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夫大戴雖非聖經立言要自有體其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者是分每室各數之也曰室四戶戶二牖者是明所以四戶得有八牖之制也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是合九室總數之也今以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之實而虛示人以爲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豈非欺人之說也哉總之三代以前之書無一言之泛熟讀而詳玩之得其相通之故斯古制明而聚訟之端可息也

東都明堂天子每六年而一至以殷同列辟又六年當時巡之歲如不巡守亦至此朝諸侯謂之殷國非天子常在於此也故周公初營洛邑成王至此肇稱殷禮事畢仍歸於豐而竹書紀年載成王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即明堂位所云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之事實成王即位之七年而曰六年者以即位之元年已朝諸侯於方明之壇詳下文至此復閱六年當五服畢朝之歲也據尚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則成王當以十三年巡守十九年復朝諸侯於東都二十五年復巡守而竹書所記十三年十九年缺焉此不可考於二十五年則云王大會諸侯於東

都四夷來賓葢不巡守而行殷國之禮也其後周衰禮廢至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詩人美之竹書亦載其事然則周公之建明堂於東都本爲六年朝會之所而後之不然者世衰而道失也豈周禮之僞哉

六年五服一朝於東都之明堂雖四方之道里適均必無舉天下之諸侯一時並至之理葢亦以春秋冬夏分方而來如巡守之朝於方岳者故天子六年一至東都受朝必歲終始返西京唯其非常居於此而又非一時之暫居所以周公當日既建明堂卽制爲王居明堂之禮今其書雖亡而劉向別錄載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注疏尙偶

引其文而小戴之月令一篇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亦謂之明堂月令世以其出於呂氏春秋故皆以爲不韋所作然考史記不韋爲秦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輩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此卽其十二紀之首章蓋古明堂之遺呂氏錄之故蔡邕賈逵馬融王肅張華之徒皆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非無因也今案三禮注中所引王居明堂禮曰孟春出十五里迎歲曰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曰孟夏毋宿於國曰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人畢入於室

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皆與月令之文相類而皇覽中引逸禮曰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於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戶亦與月令之語同蓋皆明堂之遺者而月令所記其爲王在東都明堂之

事益無疑矣

明堂之禮諸侯分時而來既朝則王率之以祀文王配上帝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然分時而來則亦各祭其當時之帝而不合祀五帝惟孟冬之月始合祀五帝配以文王月令所云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天五帝也分之則春曰青帝秋曰白帝夏曰赤帝冬曰黑帝中央曰黃帝合之則總謂之天焉宗者文王也以其宗祀於是而爲配也且曰祈來年則愈知此爲東都明堂之事蓋天子六年一至於此歲畢仍還京師而來年之孟春祈穀天子不復親其事故卽以合享爲預祈夫五帝之祀

經有其禮不著其時說者據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與月令之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諸文合因謂以四立之日祀之然月令但云迎之而已未云祭之即以爲祭亦只是一時一帝不得統言之曰祀五帝況周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必無四時皆服大裘之理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其上文有是月天子始裘之語則其爲孟冬合祀五帝益明而或又以五帝止是一天無四時之祭則亦非是夫明堂旣立五室爲五帝分居之所自當各依其時祭之若止一天則但爲一室可耳奚必有五且月令所云天宗若只是祭天亦不得言宗如注疏

說以日月星爲天宗則周官雖有孟冬祀司民之文而朝日在春分夕月在秋分又何嘗在孟冬之月且既以日月星爲天宗又何以無地宗之祭乎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此仍是祀於郊兆以后稷配非祀於明堂以文王配也案尚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則東都自有郊兆與西京之圜丘異又逸書作雒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亦與西京圜丘之禮不同蓋冬至之郊無日月農星先王與食之事此東都之爲

祈爲雩爲蜡皆因農事而行非報本反始者比故並及日
月農星而周之先王世爲農官亦得與食矣若以爲宗祀
文王則其事在明堂東都之郊兆毋乃虛設乎
冬至圜邱夏至方澤此禮之最大者而月令無之葢此二
禮在西京每歲一行王以六年至東都其西京之祀自有
太宰宗伯攝之故東都不更舉而特以孟冬行天宗公社
之禮天宗者合享五帝配以文王服亦大裘而冕與圜邱
畧似而洛誥言社於新邑卽此公社大割者割牛羊豕之
牲謂之大以別於他禮之特殺葢亦倣大社之禮爲之鄭
氏乃以此二禮與下文之臘先祖五祀同爲蜡祭夫蜡合

聚萬物而索饗記明言在十二月周禮謂之祭百物天宗公社乃天地之神安得以萬物百物視之哉

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而明堂建於東都西京無有王六歲而一至於此所行典禮與西京之歲舉者不同故周禮所載自圜丘方澤二祭而外諸如逆寒逆暑出火內火斬木頒冰治蠶獻種之類皆所不及以周禮是西京歲舉之恆典也先儒援月令以辨周禮固非而秦氏通考又謂周官朝廷政治之典章藏於天府民間多未之見故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官及漢滅秦蕭何收圖籍亦藏之秘閣至劉歆校書始得而上之不韋春秋祗集會諸生所爲宜其

未及此亦臆爲揣測非得其實月令所述罔非朝廷政治之典章顧何以得見於民間耶嘗謂犬戎之難平王倉皇東徙當時豈卽以東都爲久安者其一切典禮必託爲王居明堂而踵行之及其久而安之互相傳習至於周末故不韋之門客得據之以著於十二月紀若周禮則自西京淪喪之後王轍不還遂已不復舉行是以春秋時好古博聞之君子如子產叔向輩皆未一見以其徒藏天府不見施行而七十子之徒又皆生東周之季值諸侯惡害去籍之餘所撰記者多據東都之禮卽王居明堂禮也間或得之傳聞未經別白直至漢初諸經並出周禮倘湮秘數百

年始顯於世夏由傳習無人先已晦於舊宮黍離之日繼復壞於悍辟兵爭之時非若諸經之但遭秦火一厄也然則觀明堂月令之見採於不韋而周禮所以廢興之故可識或乃以爲劉歆佐亂之僞書或則以爲元公未成之葉本豈篤論乎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又云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唐石經同葢東都王城之門也鄭康成以匠人職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城右十二門不得爲九因謂九門是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然

路門爲王宮寢門常時羅網毒藥豈宜出此而顧煩於戒介者卽謂王宮有五門則不出臯門而四門已在其內亦無庸於衆擧王近郊遠郊之門亦經所未見此欲強合九數而未免附會竝農師說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若然則一面有九門雖合九數而與旁三門之說矛盾矣幼淸則謂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宜杲不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乃皆禁之然南三門之禁於平日經固無文而九門磔攘豈平日南三門亦皆已行乎凡此皆因國門有十二途不得不曲爲之說不知十二門者西京之制此九門之文獨載於月

令月令屬諸明堂故注疏所引王居明堂逸禮亦有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之語而明堂建於東都是卽東都之國門耳故呂氏春秋直稱國門也其所以東都城門爲九不爲十二者葢明堂在國之陽宮有九室堂有九階九階者南面三三面各二故國門之制亦倣而爲之矣

覲禮篇末載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周禮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王晦叔萬充宗輩皆指此二者爲明堂之制然考各服朝覲自在廟朝唯會同行禮於明堂而殷同之明堂在東都時會之明堂在方岳皆有常所

無須臨時爲之而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是臨時方爲者而曰將則亦無定期可知葢諸侯不順而王將有征伐之事因合諸侯固非若時會殷同之可預定也若覲禮篇末所言則直是新天子卽位之事葢天子一歲祭祀常行之典其見經記其時其地皆有常禮惟卽位不可以時地預爲之以舊君之崩或在路寢或如蒼梧會稽之事俱不可郊而新君宜卽卽位不得曠天位以久待古禮有無無可考覲禮此節乃正其所行之禮也何者卽位之初必見於天地山川羣神列辟而一日之間不能徧及因特設壇以將事壇上置方明以四尺之木爲之設六色以象上

下四方之神於是而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之外一日之內諸禮備舉故末總之曰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以此而證之尚書舜之陟位肆類於上帝祭天也望於山川祭山川邱陵也徧於羣神則日月四瀆也而禋於六宗即此方明一木而具上下四方之色者唯其為即位之禮非常時所行故他經傳皆不之見而漢書律歷志引伊訓逸文有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太甲元年正是即位之祭而唐虞之六宗在殷已改稱方明不自周始也乃諸儒未經詳核以覲禮之末為

巡守會同之典且或以之當明堂不特方明之制不可解而舜典之六宗紛然異論十有餘家迄莫能定葢皆以常時祀典求之宜其不合也

明堂五宮總圖

路寢庭

路門

宗宮庭

廟門

太廟庭

廟門

考宮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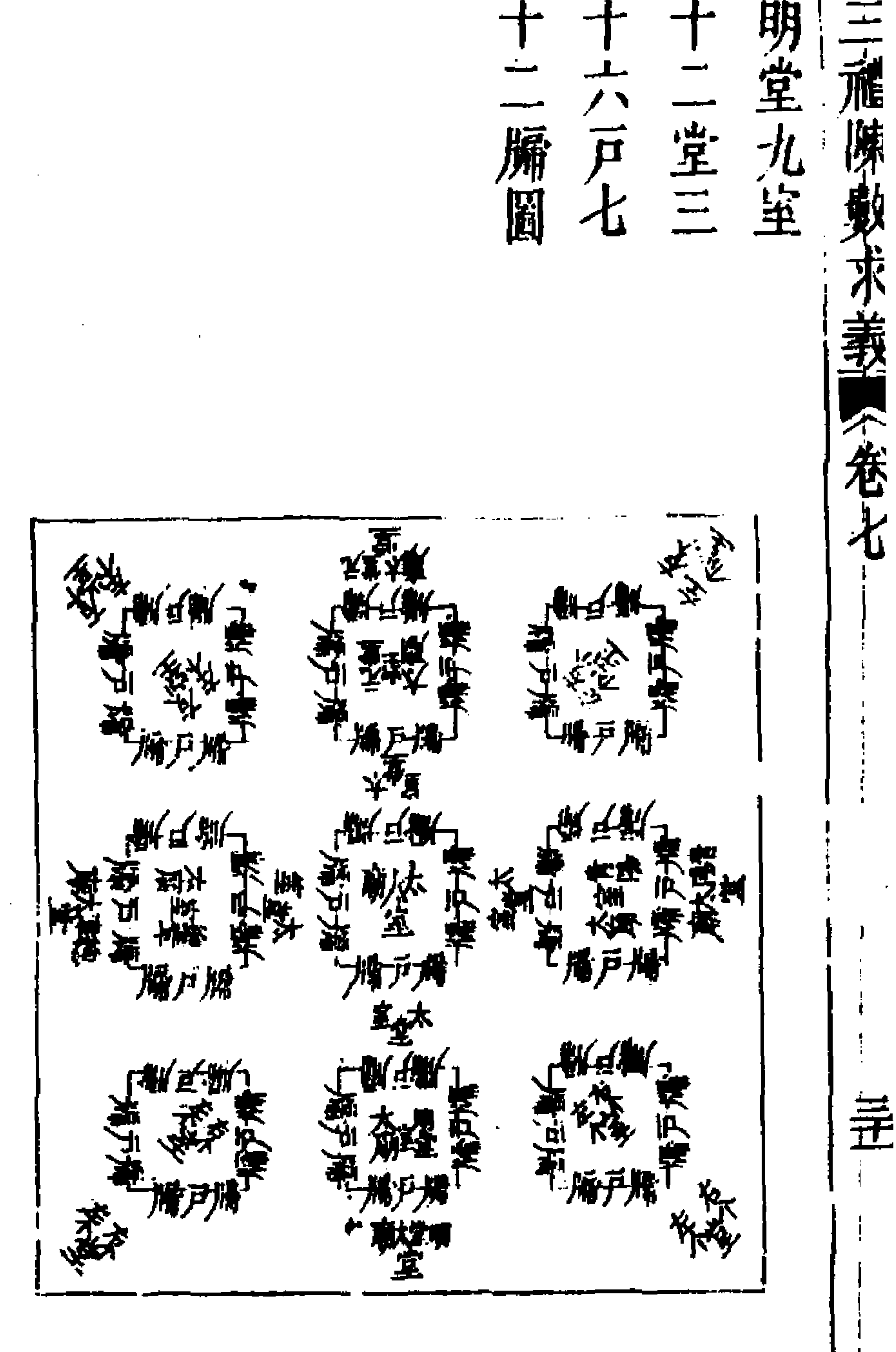
廟門

明堂庭

南門

應門

明堂九室
十二堂三
十六户七
十二牖圖



三禮陳數求義卷八

候官　林喬蔭　學

廟祧

宗廟之禮古今聚訟葢由廟寢之規不明祧遷毀瘞之義未審故於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皆紛淆而不可解按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是祧者廟之別廟以藏主祧以藏遷主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月令言先薦寢廟詩言寢廟繹繹是寢者廟之別廟在前而寢在後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

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禮言祖廟所以本仁也又言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是宗廟與祖廟有別祖廟以祀別子宗廟以祀別子之所自出也然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諸侯同立四廟以祀其禰祖曾高其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所謂親盡者也天子則特立二祧以處之亦謂之遠廟與太祖而七故尚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是也諸侯則無二祧其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直藏主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而不立遠廟故止爲五廟然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當有以藏所自出之主而不聞立廟恭太祖之廟後爲寢以居之矣諸

侯有宗國大夫有宗卿士有宗子謂之宗者以其繼別子之所自出也則當有別子所自出之廟謂之宗廟其非宗國宗卿宗子則無之故此非常法不在數限之內而諸侯止五廟大夫止三廟士止二廟也然天子諸侯四廟以祀繼世之常而卽有寢以通繼及之變故禰祖曾高之廟後各爲寢天子并太祖爲五寢諸侯太祖無寢則四寢也大夫太祖之廟同於諸侯祖禰二廟同於士而高曾之親未盡也不得立廟而無廟者祭於寢則二廟之後爲二寢士亦如之但大夫雖有太祖而高祖以上親盡卽毀瘞之並不藏於太祖之夾室凡此所爲上下爵等之差而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其義亦於此可見矣

天子廟制據王制祭法喪服小記所說似若不同然義實相通特成周之制與後世嶋起者異則不無少別耳何則周自后稷封邰十五世至武王始有天下則后稷之為太祖於其國也久矣無緣一旦以得天下之故遂廢而不祀更祖武王而文王為受命之君武王為創業之主又不可不享百世之祀是以當時制禮后稷太祖之位不易別於東都建明堂以祀文武謂之世室則西京之廟雖文武亦隨世次而遷而明堂之祀固百世不祧矣(別詳明堂)若其四親之廟則武王未有天下之時以文王王季太王祖紺為禰

祖曾高而高圉亞圉皆藏主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及爲天子特立二廟於太祖之下四親之上取二圉之主之在夾室者祀焉而此二廟服屬已絕不得有高曾祖禰之稱又不可以無名則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亦以其本在祧遷之列鄭康成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故又曰二祧而後此之親盡而當遷者亦以次遞入是以武王之世卲之祧爲高圉穆之祧爲亞圉合親廟四祖廟一爲七廟七廟者七世之主也此周制也後世帝王多由崛起既無始封之祖如后稷則直當以開創之君爲太祖儀禮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夫諸侯

之子孫世世以封君爲太祖而不以其上世之公子爲太祖則天子亦然可知但創業之君得爲太祖必俟諸五世之後而及其身則止有四親然而王者得禘其祖之所自出時無太祖則以高祖爲祖而即以高祖之父爲祖之所自出凡高祖方居親廟太祖之廟仍虛則高祖之父既爲祖所自出亦即可以權居太祖之廟以享禘祀繼世則遷入太祖廟之寢至五世以後太祖之位定爲創業之君而太祖之父即定爲祖所自出藏主於太祖之寢禘則出之其太祖之父以上前所所謂四親者亦隨世遞遷以至於毀固不必拘於周制謂祖所自出必得姓受氏最先之一人

如帝嚳比者是禮之可以義斷者也試以唐宋之事明之唐有天下者高祖也其四親則所謂獻懿景元也當時立廟既祔元祖景曾懿高獻矣即宜以獻祖之父宏農府君權居太祖之廟禘則祀及宏農之父至太宗世祔高祖於禰元景以上遞遷則獻祖居太祖之廟宏農為祖所自出而宏農之父瘞之高宗之世以太宗為禰以高祖為祖以元景為曾高則懿祖居太祖之廟獻祖為祖所自出而宏農之主可瘞中宗睿宗之世（中睿一世為繼及）以高宗為禰太宗為祖高祖為曾元皇為高則景皇居太祖之廟懿祖為祖所自出而獻祖之主可瘞元宗之世以睿宗為禰高宗為

祖太宗爲曾高祖爲高則元皇居太祖之廟景皇爲祖所自出而懿祖之主可遷至肅宗之世禰元宗祖睿宗曾高宗高太宗則高祖正其位於太祖之廟自是以後百世不遷而遷景皇之主以元皇爲祖所自出亦享百世之禘祀焉其太宗戡亂垂統功德當崇則宜倣明堂世室之義別建以祀乃當時用張齊賢之議以景皇始封唐公定爲太祖而高祖太宗功德又不可替遂有九廟之制不知景皇雖屬始封而方在親廟未嘗久據太祖之位如后稷也宋太祖之世四親爲僖順翼宣則當以僖祖之父權居太祖之廟以其祖爲祖所自出眞宗之世（太宗繼及不爲世數）則當以僖

祖爲太祖而僖祖之父爲祖所自出然當時自僖祖而上
世次名字卽不可知則所謂太祖與祖所自出自不得不
虛其位號矣仁宗之世禰眞宗祖藝祖太宗曾宣祖高翼
祖則當以順祖權居太祖之廟以僖祖爲祖所自出英宗
之世禰仁宗祖眞宗曾藝祖太宗高宣祖則當以翼祖權
居太祖之廟以順祖爲祖所自出而僖祖之主可瘞矣神
宗之世禰英宗祖仁宗曾眞宗高藝祖太宗則當以宣祖
權居太祖之廟以翼祖爲祖所自出而順祖之主可瘞矣
至哲宗之世則禰神祖英曾仁高眞爲四親於是以藝祖
正太祖之位以宣祖爲祖所自出百世不移而自眞宗以

下有天下者皆太宗子孫則倣嚴父配天之意別爲太宗立廟以祀百世乃合禮意而當時用王安石之議以僖祖以上世次莫知迹同后稷定爲太祖而使創業之藝祖不得伸東向之尊至紹熙而其議始定然朱子猶以程子嘗是介甫之說力主僖祖爲不當祧宜其致馬貴與廖柱鼓琵黨同伐異之譏也夫後世之君既由崛起異於周室之源遠流長而議禮之家猶必拘拘焉執帝嚳后稷以求其所祀之祖者葢皆以三禮皆周孔之書舍其所言無可折證也不知三禮皆周家之典而未嘗不爲後世崛起者預立其經按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天子七廟諸經俱有明文
而此獨云四廟者蓋即爲嫡起有天下者言之四廟以祀
其四親而禘其祖所自出卽在其祖之廟二祧無主故不
之及至六世以下始得以其親廟之主遞遷而入於祧是
剏業之君必五世之後太祖之位始定七世之後七廟之
制始全是以其文特異於諸經也又繼之曰庶子王亦如
之則謂旁支繼統者亦依此法耳蓋三代而降帝王皆嫡
起而與而有二等一是易姓更代漢唐宋是也一爲同姓
繼與東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是也聖人制禮知繼周自
世有天下者有此二等故於小記發其凡而諸儒莽鹵不

得其旨則或以止言五廟據祭法月祭之文方性夫徐師曾皆爲此說或以爲而立四廟之上有缺文當爲諸侯及其太祖六字劉貢父吳幼清皆爲此說臆測附會毋怪乎後世廟制禘禮舉不能以復古而拘儒之議必欲效周之祖稷禘嚳則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之祖虞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又或姑推其上世之祖不問功德之何似如唐之祖景皇宋之祖僖祖者且或推而神之託於天帝之杳冥如唐太清宮之元元皇帝宋景靈宮之司命保生天尊嗚呼經術之晦其失豈淺鮮哉

遠廟爲祧謂世遠也太祖之世最遠故其廟亦或稱祧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皆指太祖之廟
且謙不質言祖廟以為是高祖以上遠祖之廟云爾若天
子則其遷主特立二祧藏之不於祖廟先儒知祧是遷主
所藏而以周之文武當二祧則文武既曰不祧何為反以
祧名况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固在四親之內也如謂二祧
初為高圉亞圉隨世遞遷至文武既入之後卽不復遷是
共王以前之為天子者由親廟而入祧廟由祧廟而入夾
室共遷以漸而共王以後之為天子者則親廟一盡卽入
夾室不復少需若謂文武並不列於二祧而凡主皆由親
廟而祧廟由祧廟而夾室則祧廟已名二祧而二夾室又

爲祧之祧將以何名亦以爲祧是二祧之外又有二祧矣若謂文武自爲二廟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與親廟太祖而九則諸經皆云天子七廟無九廟也如謂先公之主藏太祖廟之夾室先王之主藏文武之夾室則祖廟爲一祧文武廟爲二祧明有三祧若文武廟亦合爲一祧則二祧四親但有六廟且先公之主藏於祖廟猶是孫祔於祖若先王藏於文武之夾室則太王王季不反降而祔食於孫乎卽曰太王王季亦從先公之例則周自共王以後所有遷主無一入於祖廟之夾室者而夾室以藏王季以上之遷主又有二祧以藏王季以下之遷主亦猶之三祧

四祧於祭法二祧之義先不可解惟明乎文武不遷之祀自在明堂親盡迭毀之主皆在二祧則所謂二祧者非爲文武也乃專爲高祖之祖父而設以合於有天下事七世之義而天子七廟非五非九自瞭如矣

諸侯五廟亦據其後世言之若建國之初得備五廟者唯王者之後如陳奉舜祀杞奉禹祀宋奉契祀之類受封之時卽以其所奉者爲太祖而四廟以祀四親非此則諸侯受封凡有三等一是王之親子弟一爲同姓之子孫一爲異姓有功德者其立國之初皆不能卽有五廟何也同姓之子孫異姓有功德者方其受封之時止得祀其高曾祖

禰已身尙存未有太祖必至四世之後四親遞遷始封之
君身爲高祖之父乃正位於中爲後世之太祖而其初則
止有四廟不得不虛其中之一廟以有待然中雖未有太
祖之主而祫享之時則亦迎四廟之主而將事於此也若
王之親子弟出封者同等之中又分爲二一是先王之次
嫡今王母弟之長者王命爲別子使統先王之子孫則得
祀先王爲別子之所自出而其子孫卽爲繼別子所自出
之宗故魯有文王廟爲周廟鄭亦有厲王廟爲周廟然左
氏述臨喪之禮以此爲宗廟而以周公之廟爲祖廟明其
宗之非祖之故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一廟不列五廟

之中歲行夏禘之時迎神於此而就祭於太祖之廟建國之初未有太祖卽於此祭焉一是先王之諸子今王諸弟之賢者未封在朝固統於次嫡之爲別子者矣及其出封則已身亦爲別子以爲祖於後世但及身之時未得爲祖而欲宗次嫡之別子以祀其禰則各有其社稷民人安能奔走以赴時事若已國全無廟祀則天下無無所自出之人故建國之初亦得立一廟以祀先王但終其一世而止其子繼立卽以封君爲太祖而自爲繼別不爲繼別子所自出以避於次嫡者之子孫之世爲宗國也故大傳先言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又言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明同等之中有此分別其一之百世不遷專指本國一之百世不遷通兄弟之國而言然此二者所立先王之廟不得有先王之主蓋先王之主在天子之七廟天子奉之而此所立者爲奉天子之命則亦主命而已主命者奉先王之遺衣服以祀也且此所立先王之祀子孫不以之爲祖而自祖其始封之君則此固不在五廟之中亦必傳至五世而後五廟備具先儒概以公子不敢禰先君例之因謂封君立國全無一廟則祭義所云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謂何封君之身全無霜露之感恐立國之初衆已不服又安望其

聽且速哉況無廟則不惟祀事不行而諸禮且將俱廢如諸侯耕助以供粢盛以爲祭也若始封無廟則封君耕助之禮廢矣天子頒告朔於邦國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受而行之若始封無廟是封君告朔之禮亦廢矣其他朝聘冠昏行師賜爵以及殯葬諸事無一不有事於廟使其無之是必封君之世凡此諸禮盡廢而後可也且喪服小記言諸侯不敢祔於天子矣明是侯國有天子之廟苟無其廟諸侯雖僭悖必無有奉故君之主遠涉道路至京師而祔於天子之七廟者經之所言何其贅乎惟王之親子弟或長或賢就封之日皆得奉王命而立

一廟而此一廟但主命而無主故不列常數之中繼世以後自祖封君而立五廟斯於情爲順亦於義可協也

天子諸侯之廟制王制與祭法所述不甚相懸惟大夫士之制二經迥異王制大夫有太祖無曾祖祭法大夫有曾祖無太祖王制士止一廟祭法則有二廟一廟之差諸儒說者以王制爲殷制以祭法爲周制夫求其說而不得卽以爲異代之禮固憑臆無據之言卽曰士有上中下三等之差然上士稱元士矣又稱適士何哉且府史之屬止謂之庶人在官而已亦安得有士之目而稱爲庶士者竊意官師庶士彼此之文本是互易傳寫者因有庶人二字遂

謂以庶士相連則官師乃府史之屬師衆也謂在官之衆人也無爵命與庶人同故無廟亦等其有爵命而爲士則分適庶而不分上中下所以然者廟制與宗法相權而親親與賢賢並重也葢宗法起於別子謂之別子者以適別庶亦以貴別賤故庶子不祭庶人無廟庶子之庶以其非適庶人之庶謂其無爵則適者得祭貴者有廟矣夫一世之適繼禰爲小宗二世之適繼祖爲大宗三世之適爲繼曾祖之宗四世之適爲繼高祖之宗此宗法也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其得爲大夫士者皆賢者也賢則皆有以寵異之命爲別子德大者爲其百世之太祖德小者爲其

五世之高祖故庶子本不祭禰也因其爲士則使之得立一廟以祭其禰是爲庶士其祖之廟自在宗子之家而不得立然都邑之士唯知尊禰學士則知尊祖矣今身雖支庶而旣膺一命之榮則亦安得但知有禰故祖雖不許其立廟而亦得以上牲就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言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此見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之禮大夫如此士亦當然故曰王考無廟而祭之不云爲壇知其在宗子之家也一世之適本繼禰不祭祖也因其爲士則使之得立二廟以祭其祖禰是爲適士其曾祖之廟自在宗子之家非所得立而祭則亦許其以上牲就宗子之家行之與庶士之祭其祖

同故曰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顯考高祖也不言曾祖明曾祖得於宗子之家祭之不爲壇也鄭注顯考當爲皇考字之悮直未嘗細繹經文耳此一廟二廟皆據其身由布衣而初起爲士者然士之子恒爲士庶士有適子卽是適士亦卽得立二廟矣獨是廟制雖因爵而得立而宗法不得因爵而或干故庶士有一廟而祭祖必宗其繼祖之人適士有二廟而祭曾祖亦必宗其繼曾祖之人卽適士之子以適士爲考以其考爲祖矣而其祖亦不敢以曾祖祀之以身爲二世之適非三世固亦不得繼其曾祖也至適士之孫以適士爲祖而適士之考爲曾祖適士本得繼禰此卽爲三世之適

得繼曾祖而廟限於二將於何祭之蓋無廟者祭於寢而寢在廟後有廟則亦有寢廟二寢亦二也於是而祀曾祖於考之寢焉至適士之曾孫以適士爲曾祖以適士之考爲高祖則遷高祖於祖之寢而祀適士於禰之寢適士之元孫以適士爲高祖以適士之考爲高祖之父則瘞其主而遷適士於祖之寢再世則祖遷於上宗易乎下矣若夫大夫之爵比士爲尊大夫之德亦比士爲大故雖支庶其殁也得爲太祖於百世其生也得立三廟以祀其禰祖曾然身非宗適則亦宗繼高祖之適以祭高祖故齊衰三月之服不降其宗而宗子爲士已爲大夫亦必以上牲祭於

宗子之家也然其中之一廟祀曾祖者無寢同於諸侯旁之二廟各爲一寢同於士何也以後世但以巳爲太祖而不及所自出則不容有太祖之寢以後世將自祀其禰祖曾高則二廟之後又不容以無二寢惟是大夫之子不必恒爲大夫使大夫之子亦爲大夫則以大夫爲禰以大夫之考爲祖以大夫之祖爲曾祖皆得祀之而大夫之曾祖今爲高祖則不祀以巳非宗子不可以祀高祖也若大夫之子爲士則以大夫爲禰以大夫之考爲祖而祀之不祀大夫之祖與曾祖以巳非宗子固不得祀其高祖巳非大夫亦不得祀曾祖唯以適子爲士之故是爲適士得立祖

禰二廟而虛其中之一廟焉大夫之孫亦繼爲大夫則祀大夫之考爲士則不祀至三世則大夫之曾孫爲大夫者固祀大夫於中一廟爲曾祖卽爲士者亦祀大夫於中一廟爲太祖由是以至百世凡世適相承毋論其爲士爲大夫皆以大夫爲太祖而二廟以祀祖禰二廟之寢以祀曾高親盡輒瘞不藏於太祖之夾室以大夫無祫享太祖之禮也太祖爲第一世之大夫其繼世大夫不別爲祖猶之繼世諸侯亦不爲祖但祖其第一世之諸侯也若大夫之子孫有從支庶起爲大夫者則亦生立三廟歿爲太祖猶之公子之子孫封爲國君世世祖封君不祖公子也然則

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者據大夫之後世言之祭法所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者據大夫之身言之士之一廟王制但就庶子言之適士二廟庶士一廟祭法則別適庶言之蓋禮之正經殘缺而記禮之儒各據其一以爲言而實則皆周制也豈有異代之別哉

經言適士二廟祭其祖禰大夫三廟祭及曾祖皆就第一世始爲大夫士者言之若繼世以後則各以其二廟祀祖禰以二廟之祿祀曾高所異者大夫之家有太祖士之家無太祖耳然士之子孫有爲大夫或其祖宗有爲大夫則

亦有太祖矣先儒不知無廟者可祭於寢因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程子朱子並疑於此鄱陽馬氏則謂古今異宜古有宗法大夫士限於禮不祭高曾而高曾之祭自有宗子司之元未嘗廢此說固是然亦止第一世初爲大夫者如此繼世之後大夫士之適子孫亦自爲宗子以祭高曾矣且大夫士及身雖祭不及高曾爲限於禮而實未嘗不通其情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正指第一世初爲大夫士者言不可奪宗而可以干祫則固有祭其高祖之時但非有大事則不得干而必就宗子以祭耳若以爲繼世之大夫士

則不唯適士自得祭其高祖而大夫之子孫且有太祖之祭矣待于之始及高祖哉且據先儒之說大夫士之三廟二廟既不得祭及曾高而宗子則繼高祖者祭高祖矣繼別者祭太祖矣皆不計其身之爲大夫士與否豈爲宗子者其家皆得備五廟之制與邦君同不爲僭乎夫禮以別名分也使仍從其爵等之差則設宗子之身爲士向祭及高祖者今且因爲士而廢何況太祖是宗法與廟制兩相妨而情與禮必難以並行不悖矣即如近儒萬充宗說謂大夫士皆祭四親特廟數有限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官師一廟者

就中自爲昭穆而追其四親秦氏五禮通考贊爲不易之論因謂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此專指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言之以發凡起例耳以義揆之繼別之大宗而爲大夫者得立三廟太祖廟一則一主親廟二則一昭一穆每廟二主父曾一廟祖高一廟也若非繼別大宗不得立太祖廟繼禰小宗止得立一廟繼祖小宗止得立祖禰二廟猶皆每廟一主王繼曾祖小宗則又以父祔於第一廟繼高祖小宗則以父祔於第二廟而每廟二主矣祭法云適士二廟以王制推之太祖廟一親廟一此惟大宗爲然若小宗不立太祖廟止得立一親廟則繼

祔小宗廟惟一主繼祖小宗一廟二主繼曾祖小宗一廟三主繼高祖小宗一廟四主祭法又云官師一廟葢無太祖如有之則一廟而五主矣夫周道賢賢貴貴與尊尊親親並行大夫得立三廟異於士之二廟一廟者正以其賢貴而優之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今如所說不論爵等一以宗法為遷而又必百世不遷者始為大宗則經之言廟制直云大夫大宗三廟小宗二廟一廟適士大宗二廟小宗一廟官師大宗小宗皆一廟可矣何以止別其為大夫士不別其為大小宗耶是不唯王制與祭法不能相通而大夫二廟一廟適士一廟已先與本文自相背

外況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使謂一廟而二主三主四主五主惟其所藏何以云無二主且廟各有名故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卽祖禰高曾之稱若合數代於一廟則將名其廟爲何廟乎又況太祖之號以功德定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其第一代初爲天子諸侯大夫者當之士之先世非爲大夫其功德寧足以享百世之祀若姑以世數之遠而推之爲太祖則又何怪乎唐宋太祖之議之紛紛莫決也且士而果有太祖王制又何爲止言士一廟不云與太祖而二哉此其强爲附會於經記並無所依據明矣使知無廟者於寢祭之則大夫士無不得祭高曾之

憂一廟亦可無二主之嫌而宗法廟制實兩無格礙也
廟以棲主主以棲神故坊記載孔子之言曰祭祀之有尸
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此
固未嘗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惟許叔重作五經異義
鄭康成注三禮謂大夫士無禘祫不得立主大夫束帛依
神士結茅爲蕞而漢後諸儒言禮者無不共攻其謬以爲
左傳載衛孔悝之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明是大夫有
主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士喪禮既
得立重則亦得立主矣且士虞禮曰以其班祔喪服小記
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苟無主則何所憑以別

其昭穆之班且束帛與茅又何以别其爲考爲妣與爲妻爲妾也者然則許鄭之說果可信乎顧許鄭所云雖未可遽信而孔子言宗廟之有主廟係以宗則殊有深義非泛言廟皆有主也蓋古時最重宗法大夫士雖有三廟二廟而身非一世之適則不得祀其禰非二世之適則不得祀其祖非三世四世之適則不得祀其曾高必有所宗以祭而身既有爵得立二廟三廟以祭及其禰祖曾使别爲主以入廟則不唯其亂宗法且使祖考之支庶數人並爲大夫士將死者一人而有數主乎況父爲大夫子爲士孫或復爲大夫則或祭或否亦復無定而主又安得以旋立旋

毀是則死者一人止有一主藏於宗子之廟故曰宗廟之有主其非宗子而立廟者固不得有而大夫東帛士結茅之說先儒蓋有所受而非盡不經特不可以概言大夫士之家皆無主也

祭法之言壇墠天子諸侯與大夫士不同蓋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如王之七廟一曰考廟禰之主藏焉二曰王考廟祖之主藏焉三皇考廟四顯考廟則曾高之主藏焉太祖之主藏於祖考廟而百世不遷餘則親盡而遷於祧故有二祧一昭祧所藏者高祖之祖之主也一穆祧所藏者高祖之父之主也祧盡而毀毀則不祀而瘞之其瘞之所謂

之壇壇者封土之名葢近墓而掘坎以埋封土以識焉然易世之後新主升祔則自禰以上復遞遷而由廟入祧其第七世先在那祧者今又當去祧就瘞瘞亦爲壇而向之所瘞於壇者則改稱爲墠非主之前瘞者至是復有所遷易也葢始瘞之時以主之所在封土爲識故謂之壇既瘞之後壇之位如故而因有所禱祈則於此加埽除焉卽謂之墠墠者除地之名是瘞主之處皆爲壇制而因事異名乃有墠稱故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以此爲遠近世數之差去者相去幾世之去非去此卽彼之去也卽去墠曰鬼其主亦是仍其原瘞之壇未嘗改易但禱祭所不及則幷

無除地之事祧除地以祭者其世次爲益遠直名之爲鬼而已諸侯之異於天子者止無二祧而其主之親盡而遷遷盡而毁封土以瘞除地以禱皆與天子同若大夫士則其家各有宗法主皆藏於宗子之廟大夫士之身不必皆是宗子而其所立之二廟三廟無主者但束帛結茅以依神當其隨世遞遷惟宗子有瘞主之事非宗子則亦無所爲封土爲壇以瘞也既已無主歲時常事自依宗子以祭若非常祭而有家事欲行禱祈之祭則亦不敢以私干宗子之公因望墓而封土爲壇以祭故曰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文與天子諸侯之去祧去祖不同明其壇非因瘞主

乃專爲禱祭而設而去壇爲鬼云者亦謂去此爲壇所祭之外即是世遠不相及也先儒誤以壇墠爲宗廟之外別立此二處爲禱祭之所而以去爲去此即彼之去又以禱祭亦是每歲常行之典因斥祭法之言爲衰世之法不足取信而廟主之當毀遷者亦不知其遷於何所或則謂遷於園此漢韋元成說或則謂遷兩階間此晉虞喜說皆以未見於經各爲臆說遂無定論矣

昭穆之名由合食於太祖之廟而起以合食之時太祖之主東面高祖南面曾祖北面祖復南面禰復北面南面者爲昭取其向明之義北面者爲穆取其幽靜之意而因是

以爲世次之稱故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鞠爲穆公劉爲昭慶節爲穆皇僕爲昭差弗爲穆毀隃爲昭公非爲穆高圉爲昭亞圉爲穆祖紺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是以書稱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而左傳宮之奇之言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此皆是世次之稱若廟則禰曰考廟祖曰王考廟曾祖曰皇考廟高祖曰顯考廟無以昭穆稱者以但稱昭穆則祖與高祖禰與曾祖無以别也故新死者之主必入於禰廟而前禰廟之主

入於祖廟祖廟之主入於曾祖廟曾祖廟之主入於高祖廟而高祖廟之主則入於祧先儒所謂父子不並坐孫從王父者是也蓋凡一主入而四世之主遞遷先於世次之昭穆不紊祔者爲昭則祧者必穆祔者爲穆則祧者必昭是以小宗伯掌廟祧之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而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也卽祭統言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亦以其世次之中自爲之序非謂孫之昭可與祖之昭齒父之穆可與曾祖之穆齒也然則昭穆之義起於合食昭穆之名通於世次初與廟制無與若以爲廟制之稱則自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其制無

不南向者將皆爲昭廟不得有穆廟矣唯王制之文有三昭三穆二昭二穆及一昭一穆之說此葢據後世言之謂其廟之世次有如此耳非以爲號也元豐議禮陸農師以昭穆爲父子之號則上下止可稱之二世無以爲十世百世之序既不可通而何洵直張璪輩說則祧祔之際孫居祖位而父不遷祖入高廟而曾不易則父壓乎祖祖壓乎曾卽曰四時之祭各於其廟各有門垣不相偶坐無妨越次然而位之左右上下固有一定而不可紊者况孫居祖廟而是廟何稱之曰王考廟乎抑否乎

宗廟之祧祔必以昭穆然父死子繼則其制常而易曉若

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以叔繼姪則其事變而難名然禮經本無明文惟春秋文元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曰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也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詳三傳之旨皆以父子祖禰為言而杜預何休孔穎達諸儒則以僖公嘗臣於閔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是借昭穆父祖以明躋之之非非眞謂閔當為祖僖當為禰也而胡文定則援為人後者為之子之例謂僖繼閔君即當禰閔然如諸儒之說則僖不禰閔僖公之世閔廟何稱如胡氏之言則僖既禰閔當時所祀

不及高祖況若殷之陽甲兄弟四王周之共懿以叔繼姪若限於廟制則親未盡而輙祧若隨代增加則廟因主而無定故孔穎達疏左氏卽已疑之謂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毁馬貴與亦云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又在昭穆之位太拘昭穆之位旣已截然則雖昭多於穆昭必不可使穆之位而穆位多虛穆多於昭穆必不可居昭之地而昭地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旣未可祧遷其昭穆之不順者則必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

於中門之內太祖之左右勑造煩擾非所以安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聽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近儒萬充宗則直據考工匠人所言世室明堂皆爲五室謂凡廟皆有五室兄弟相繼者其昭穆同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是廟制既已有常世次亦復不紊亭林顧氏取之夫以繼及之故使七廟之制不能如禮欲苟安於漢代之末失固非議禮之正卽欲凡廟皆爲五室以通其變亦屬附會之談葢明堂宗廟制度本自不同且曾子問明言廟無二主若一廟可容數主卽與漢後之同堂異室奚別又

何爲拘拘然必限以五也即如其說亦有不可行者商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齊之孝昭懿惠皆已有四主脫或更多而六七人皆兄弟相繼此固非入廟之初所能逆料者又將何以處之乎竊嘗反覆推求謂天子諸侯之繼統與大夫士異蓋國不可一日無君苟繼嗣無人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以叔繼姪亦可也其君之生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而諸父昆弟毋論近親疎屬皆爲之斬衰三年則繼世而立即當以祖禰事之非若大夫士之不臣其宗族必取同宗子姪之行方可以繼也是以三傳之論閔僖並以父子祖禰爲說非徒借喻但其昭穆世次則

又不可以紊而所祀亦必及四親未容親未盡而遽行祧毀然則何以通其變哉蓋廟皆有寢天子之廟惟二祧無寢祖廟之寢以藏所自出之主諸侯不禘所自出則祖廟無寢而四親四寢與天子同夫四廟以祀四親二祧以祀遠祖而復爲四寢先王制禮豈徒設哉蓋以四廟立其常卽以四寢通其變也則或以弟繼兄以兄繼弟者祀舊君於禰廟之寢而四廟不遷新君之子立始以新君入禰廟而禰遷於祖祖遷於曾曾遷於高高遷於祧其舊君在禰之寢者不動與新君之主祧則同祧毀則同毀以其昭穆同也卽兄弟之相繼或有數人並同此例蓋廟唯一主寢

可不拘矣若夫懿王之繼以孝王爲以叔後姪孝王之繼以夷王爲以姪孫後叔祖此本非禮制以禮但有世及二者父死子繼之謂世兄終弟及之謂及夷孝之事出於私而乖於正故史稱懿王時王室始衰謂懿王自有子乃舍而立叔是紊昭穆而亂世及之常也然卽其變禮而言孝王之世當以懿王入禰廟而遷共王於禰廟之寢他廟不移夷王之世則遷共王入祖廟之寢而祔孝王於祖廟穆王以上之主遞移唯懿王不動至厲王祔夷王於禰乃遷懿王於祖而共孝則同入曾祖一在廟一在寢如是而祧祔之制昭穆之班亦雖變而不失其正矣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
前曰廟後曰寢引詩寢廟繹繹證其相連之貌是也然不
知寢之設爲何用故於下祭祀修寢之文注云祭於廟寢
或有事焉或者疑而不可知之辭也孔頴達疏月令則曰
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
卑故在後於是諸儒皆謂先世之衣冠藏於寢故祭祀而
隸僕修之然考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
服藏焉則先世之衣冠主在廟者藏於廟主在祧者藏於
祧並無藏於寢者孔氏疏詩之燕私而樂具入奏云祭時
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於

是諸儒皆謂祭畢而燕於寢爲祭祀有事之證故修之然燕私之所經無明文孔氏所云當在寢者以凡燕禮皆在寢故爲此想當然之詞耳實則燕禮所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記所云君朝服於寢皆指生人所居之路寢言之非廟後之寢也且即燕私之所又胡爲禮之薦新者必先薦於此而諸經所見皆寢廟連言明寢亦神之所在故祭祀有事而隷僕修之矣夫廟爲神之所在而既有廟復有寢先王制禮豈爲徒具益所以通乎廟制之窮者天子諸侯七廟五廟而兄弟繼及則同昭穆者既不可分爲兩代而一廟又不容二主並居爲之寢於四親之廟後斯事雖變

而禮有常也大夫士有昭穆二廟而非宗子不得祀高曾宗子得祀高曾而非諸侯則不得立五廟為之寢於祖禰之廟後斯法有限者情可申也明乎寢以通廟制之窮則寢實為祭祀所有事之處而庶人無廟者亦得於寢祭之孰謂聖人制禮緣情達變而有弗備弗周之憾哉

後世由旁支繼統有天下者亦分二等一為遭時僭亂國統中絕奮然崛起削平危難繫屬人心如後漢之光武蜀漢之先主者喪服小記所謂庶子王是也其立廟之制宜如記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親然考光武系出景帝則當以景帝為祖以高帝為祖所自出以南

頻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爲四親而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别立廟祀宗而不祖倣於虞舜宗堯之例以著統緒之所由來其惠昭成哀平等卽可不祀以惠昭世數已遠而已之有天下雖曰中興實同剏業固未嘗受先帝繼位之末命也先主之系亦云出自景帝則祢高帝而祖景帝與東漢同而自立四親之廟亦如東漢但所宗祀之主當增光武明章三帝以宗原無數可以不拘其自和帝以下則亦以世次既遠且不受繼嗣之命可以不祀是庶子王之禮也若大行無嗣取旁支入繼則直是繼嗣不得援庶子王爲例當從三傳所以論閔僖

者斷之甚禮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而臣爲君服斬衰與子爲父同是臣之即同於子之矣又諸侯奪宗絕旁期之服則繼統即繼嗣而爲之後亦即爲之子矣故三傳直用父子祖禰比例定文公逆祀之非以此推之凡外藩入繼不特漢哀帝爲成帝預立宋英宗爲仁宗預養其父子之義久定固不得干大統而昵私親即如漢之宣帝繼昭帝爲以姪孫後叔祖唐之宣宗繼武宗爲以叔後姪而既以臣道事其所後之帝即同子道不得復顧其私親其立廟之制如周之孝夷二王可也若晉元帝繼愍帝爲君在喪亂之際臣民擁戴非有

繼嗣之命則擬諸光武事迹差同然其以瑯琊王事愍帝者已非一日而勸進即位亦以承制爲言則與光武之以匹夫創業者實異故馬貴與謂其以漢世祖自比遽欲自尊爲非而元帝自詔言吾雖上繼世祖此世祖謂武帝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亦可見私之不能以勝正矣至簡文帝以會稽王事成帝以下諸君其入繼由東海王之廢事與元帝又爲不同則直宜近禰哀帝而亦以世祖自比於所嘗事之主於行爲姪者即擯不親祀果何禮耶乃若明之世宗於武宗既非尊屬如簡文比又親承遺詔入繼並與晉元

殊科是其入繼明爲武宗之後卽曰考孝宗而兄武宗已
乖三傳之義而又以興獻立廟稱帝稱宗欲自附於庶子
王之例而論者不察或疑爲禮之所許烏乎可哉（別詳宗法）